

海边人家

屋顶

□林苏丹

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很喜欢仰望夜空，因为明月有繁星，从科学的角度讲有未知的宇宙，从神话的角度讲有美丽的故事。

九年前，大一的暑假，家里的房子还没装修成旅馆，还是两层楼，夏天乘凉的时候我会躺在阳台的栏杆上，还写过一篇关于屋顶的随感，现在读起来真是有趣，一些愿望已然实现，一些还在路上……

原来那时候的我已经在吐槽房价，20岁的我这样写道：“这年头房价还在不断上涨中，看着那些高高耸起的楼房，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只有望楼兴叹的份。没办法，口袋里没钱啊，买不起新房，只能把旧房修修补补凑合着住了。但是偶尔画饼充饥的事我们还是可以干干的，毕竟做做白日梦又不用上税的，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自己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房子。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，我要一个有屋顶的房子。因为很喜欢周杰伦和温岚的那首《屋顶》，半夜睡不着的时候，爬上自家的屋顶，仰望星空，来一段美丽的邂逅。呵呵，很浪漫，很有意境的感觉。”

在屋顶上，你会感觉整片天空都是你的，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天际。即便贫穷，心也会觉得很富有。羡慕古人的瓦片房，每个夜晚，架上一把梯子，坐在屋顶上，感受一把

废之留痕

东沙的横街鱼市

□谢良宏

岱山东沙古镇曾是舟山群岛上的著名渔港，也是近现代浙东沿海的繁华商埠。这次我漫步在古镇，悠幽的小巷，古色古香的渔家四合院，以及处处留着古印记的店铺商号，让我感受到昔日东沙浓郁的渔都风情。

东沙位于岱山本岛的西北，面积约5平方公里。它的建置可追溯到唐朝。随着渔业的兴起，四方居民和百作工匠也开始慢慢聚居，日久成市。据《中国渔业史》记载：1917年鱼汛，停泊在东沙洋面的渔船计有12601艘，渔民多达八万人，形成了东沙历史上著名的“横街鱼市”。

说起鱼市，那是一条十尺来宽的狭长的石板巷道。巷道两旁，店铺林立，一度是古镇主要的集市。农家田地上收获的蔬菜瓜果，渔家海涂中捕捞的蛏蛤鱼虾，都到这条横街上来交易。因此，横街每天总是忙忙碌碌热热闹闹的，尤其是设渔行的那些街面，生意更是兴隆。渔船一到，渔民们以最快的速度从海边急匆匆地赶往横街，为保证新鲜，渔民们双肩轮换，一路疾行，途中并不歇脚，其速度绝不亚于《水浒传》的“神行太保”。待鱼货一到，渔行门口立刻摆开一长溜装满海鲜的圆筛篮，亮晶晶的黄色、鲳鱼、白虾、红绿头，色彩斑斓的虾蛄、白蟹、石斑鱼……黄颡鳝露着锋利的牙齿，望潮舒展着淡红色的肉爪，弹涂扭动着花褐的身躯，让人眼花缭乱。鱼市瞬间活跃热闹起来了，渔行里的人抄起那个大海螺鼓着

屋檐下

变

□周江川

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！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家里住的是平房，周边总能找到一块空地来种植瓜果蔬菜。母亲喜欢吃丝瓜，于是，无论我们家搬了多少次，搬到了哪里，只要有块地，就会有丝瓜的身形。

丝瓜入口，有一种使人眩晕的感觉，这种丝勾的刺激，独属于我，让我想吐。由于害怕吃它，它条纹状的外形，也在我眼中幻成一种丑陋，疙疙瘩瘩地存在着。

除了丝瓜，蘑菇也让我感到恐惧，它对我的“五感”更加具有摧残性，只要远远地闻到，我就会头晕。由此，丝瓜和蘑菇便成为我小时候菜肴记忆中“毒”，当然还有豆腐和猪肝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高中的某一天，我最后一个去学校食堂。看着玻璃窗后面只有孤零零的丝瓜，早饭都没吃的我犯了难。食堂阿姨看着我迟迟下不了决定，摇了摇头，目光中流露出怜悯与善意。她给我碗中盛了一大勺丝瓜，然后就把玻璃窗关上，没有收我的饭票。

我站在原地，凌乱的心一边感激着食堂阿姨的善心，一边犯愁。这丝瓜应当如何下口？

“饥饿能消灭一切偏执的口感。”我

天为盖、地为庐的潇洒；或者一个人，躺在上面，吹吹风，喝喝酒；或者邀上一二好友，聊聊天，谈谈心，烦闷时，上去大叫几声发泄一下自己的不快，对天喊出自己的郁闷心情，天空可以包容你的一切，让你变得宁静、平和；疲惫时，可以躺在上面乘凉赏月，其间放上一段舒缓柔和的轻音乐，闭目养神；伤心时，约个能够耐心倾听你的知己，陪你喝酒，陪你哭，一起接受风的洗礼；开心时，在上面放放烟花，看着它的绚丽绽放和华丽毁灭，哼哼熟悉的旋律，唱出自己的精彩；平日常，宅在家里的时候，躲在上面可以晒晒太阳，假使我还有点闲情雅致的话，便种些花花草草点缀生活。

如果你还是个天文爱好者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在这里架台天文望远镜，欣赏下宇宙的神奇，如果看见流星划过，就可以许下心愿，见证当下的美好。我喜欢站在屋顶上，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，伸开双臂，感受像鸟儿一样飞翔。俯瞰而下，一切都很小，四周的灯火辉煌，在夜色的渲染下，产生一种别样的魅惑。

2011年我家改造成了三层楼房，很高兴有了个小阁楼，满足了我仰望星空的小心愿。2013年元旦小学姐还在我家屋顶上吃过

皮皮虾。没想到2018年真的拥有了自己的小窝，还是顶楼，啥时候上屋顶看看风景……

最近下了个软件在学习拍星星，去年还在这里肉眼观测到了双子座流星雨，菜园的房子勉强算海景房，不过景致肯定不如五龙开阔啊。远方的星星渔火则给人一种淡淡的温馨。也许是生在海边的缘故，所以也习惯了海上人家的闲适。希望以后也能住在海边，在我心里，天空和大海本是一体，一样的浩瀚，一样的蔚蓝，一样的神秘，一样地让人心向往之。

从屋顶而下，便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景象，日出日落，云卷云舒，都有独特的风情。

以前觉得，屋顶之内是有限的空间，而屋顶之外则是无限的可能，而我要的就是这种自由无拘束的生活，用想象力添砖加瓦，创造自己的梦之园。现在觉得这想法有点幼稚啊，人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，就像我们上班的动力是为了不上班一样，充满了矛盾！

不过我还真是一如既往地喜欢屋顶啊。小时候跟我爹天天一人一把睡椅上屋顶乘凉，希望这个好传统能传承下去……这么美的地方，真的应该跟喜欢的朋友们分享，不是吗？

晒太阳，海阔天空地吹牛皮，当街喝着老酒，真似神仙般的生活过得快活；一旦大水潮一到，他们拿起扁担撒开双腿去贩鱼，就像老虎扑食一样勇猛；当鱼货卖光，鱼市散尽，那紧张神经便一下子松弛了，他们又会像狗一般懒懒散散。其实，鱼贩们是相当辛苦的，特别是在夜潮头里贩货，得在夜间赶路，照明的也只有天边的一弯残月和几颗星星。要是碰到本岛农忙“双抢”季节，鱼贩们就得打起“游击战”来，他们走村串巷挑着鱼虾送货上门，且边挑边喊：“买下饭啰！透骨新鲜格玉饭虾、梅童鱼！”待一担鱼货买完，人也口干舌燥，四肢乏力了。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形容：“嘴巴喊得出莲花，脚骨奔嘞弹琵琶。”

每年的八月，是东海白蟹旺捕的季节。那时，古镇周边的农户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磨蟹酱，备“长年下饭”。而横街的鱼市也差不多每天都能销售几万公斤的白蟹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你随便从哪家村落院子里经过，总能听到“咕格吱”“咕格吱”的石磨声。在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，那些白蟹都得靠鱼贩们凭双肩一担担挑出去，其劳动强度是可想而知了。

如今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古镇的横街还在，店铺的痕迹也犹在。然而，那里的热闹鱼市早已成为了历史，它像这些饱经风霜的老人一样，经历着时代的变迁。

悠久的历史、繁荣的商贸，已形成了东沙古镇特有的文化底蕴与人文内涵。

向我挥手原来是“真的”！

小时候，汽车的魅力就像一坛老酒，不要说坐在上面“飘”的感觉，单单是闻闻汽油味，自己也会自我陶醉。我喜欢车，更加无数次幻想自己能开上车，拥有车。不过，直到上高中时，我都还认为要是中国能家家户户都有小轿车，那绝对是“天方夜谭”。

岁月荏苒，白驹过隙。我在变，我的国，也在变！

我一个普通老百姓也能坐得起飞机，成为“飞机里的人”。

今年十一月份，母亲身体不好，回老家把她接到岱山来照顾。

同事开着他新置换的国产电动汽车，送我到机场。

我问：“你这车落地价多少？”

他回：“25万吧。”

这已是他买的第二辆私家车。

上高中时“天方夜谭”的念想，现在竟然变成了现实。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了小轿车，有的家庭已经开始置换新能源车，保护环境，节省能源。

短短几十年，我的国就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。

我的国，正在变得越来越强。

心香一瓣

月亮在天上

□石泽丰

两峰之间，一个豁口状如“U”形，经年累月地泄着时光。即使有洪流一般的岁月，也没能将它堵住。从小就爱痴痴地远望，日久了，我发现：唯有在那些晴朗的夜晚，一轮圆月从山那边升起，升至“U”的底部，这时，站在山这边远远地看，月亮似乎将豁口堵塞了一点。可惜的是，爬升的月亮从不因此而停下脚步，很快，准确地讲，要不了一两个小时，它就会爬到天上，照着大地。

没有言语，没有手势，只有一张历经亿万 年风霜的脸，这就是令人兴叹的月亮。它在星星的陪护下，将月光温柔地洒向地球，洒向人间，洒向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，照亮那些夜行人的人或物，不求一声回谢。我怀疑，无私这个词，源于望月者的心灵，他在对月沉思的那一刻，如同得到了上苍点化，忽然脑洞大开。思想的土壤上，因有了光，变得草木丰茂、生机盎然。

照着江河湖海的月亮、照着城市的月亮，也照着我的山村。

苍天的眼里，生命一视同仁；每个人与物来世间都只会走上一趟，不可倒退，不可重来；既然选择了来，就直奔着终而去；所以山村里的四季如同山外一样按时更替，月亮无一例外地照着，不会克扣半点光芒。似乎在月亮的词典里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贪得或索要等利己的词语。有时候，纵有乌云遮挡，待风拂过乌云之后，它依旧会探出头来。自我记事起，月亮就这样年年月月从山外升起来，爬上山坳，像一个孤儿，没有同伴，活在自我行走的世界里。

从东至西，月亮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，我想是因这样的天幕，星罗棋布，每一粒星星都甘愿成为它的航灯。它走着走着，巡视着夜间大地上的一切，这种巡视，仿佛也只是做做样子。它想过，夜晚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事出有因，属于不为外人知道的秘密，有的甚至浸泡了人间的泪水，它要给其机会。初冬的时候，白菜长得鲜嫩肥厚，村里的哑巴自从妻子跑了之后，就独自照顾着瘫痪在床上的女儿，步履维艰。有个夜晚，月亮看到他偷偷翻过旺桃伯伯家的菜园的篱笆墙，砍了五棵大白菜。月亮故意躲在云后，以月晕之光照着哑巴，不直面，怕如果正面相对，哑巴会伤心。旺桃伯伯起来解小便时，正好看到这一幕，也许他读懂了月亮，也许他从月亮身上得到了某种启迪，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解完小便就回到床上睡觉去了，且日后从未提及。还有一年七夕，玉米秆长有近一人高，正值抽枝拔节之际。当夜，小生叔叔家的玉米地里，一对青年男女正在深情拥抱，那是邻村的小娟姑娘与我五叔，月亮成全了这对有情人。如今，五叔已是做爷爷的人了，每每牵着五婶婶的手坐在院子里望着月亮的时候，彼此都会会心一笑。

我记得许多个日暮掌灯时分，父老乡亲们从田地归来，拖着一身疲累，扛着锄头或牵着牛，朝着盘旋在村庄瓦屋上的炊烟的方向往回走。月亮怕他们摸黑，早早地爬上山头，跟着每个晚归的人，不论春夏，不论秋冬。月亮就这样在注视时光流逝中，感应着四季轮回。大地苍茫，当初那些晚归的父老乡亲们，一个个都已老了，如今有的像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，坐在自家的院子里，度日。

现在，人们为了驱赶夜的黑，屋里屋外都装上了电灯，特别是城里，灯光格外耀眼夺目。对于月亮，刻意关注的人没有那么多，有的把赚钱看成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。月光下的那一份宁静与美好，他们很少关心，也觉得无所谓，即使偶尔能够享受到，也不觉得它可以洗涤个人的心灵。倒是有稚嫩天真的孩子，夜间在房间写作业时，抬头，发现天上有月亮，兴奋得指着防盗窗外的天幕直喊：天上有月亮！天上有月亮！月亮似乎也看到了孩子，在天上露出了笑脸，如同每一位外婆，向孩子投来了慈祥的目光。

外婆老了，月亮也老了。如今，它发出昏黄的光，照着老幼居住的古老村庄，照着房梁上飞檐走壁追逐的老鼠，照着泛滥成灾的野猪出没庄稼地。这位蹒跚而行的老人，在上次那个月夜看到我回到故乡，看到我独自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深情地望着她，而她在天上，以一种温和的目光抚摸着 我，游移不动，一如我已故的母亲。